



广东革命故事丛书

广州起义 一水手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里收集的九个革命故事，多是当时参加广州起义的老同志讲述的，有的则是根据史料编写的。这些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声势浩大的广州起义革命斗争的片断；同时，也描绘了革命者英勇、顽强和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

基藏

广州

起义一水手

广州起义一水手

黄 养等讲 管念祖等记

林梓材 淑 暉插图

*

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粤版字第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书号：1738·787×1092 $\frac{1}{32}$ ·1 5/8印张·24,000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100

广东人民出版社

初

统一书号：T10111·461

定 价：(5)一角五分

編者的話

广东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人民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不論在城市和农村，都轰轰烈烈地先后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压迫，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斗争。特别是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他們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军队一起，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意志，經受了严重的战争考驗；表现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无限忠誠和对阶级敌人的深刻仇恨。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无数的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以自己的鮮血和宝贵的生命献給了革命，創造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充滿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輝事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热爱和传頌，富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我們編輯出版“广东革命故事丛书”的目的，就是要反映广东人民这些光輝的革命斗争历史，以这些深刻感人的革命英雄事迹和坚强的革命斗争意志，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繼續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設而奋斗！

这套丛书，我們將繼續編輯出版。因此，我們衷心希望过去在广东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为我們繼續写稿，也希望讀者們對我們的工作提出意見。

这套丛书，是在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設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馆、广州部队“解放軍三十年”征稿組的支持和协助下編輯的。对此，我們謹代表广大讀者，表示感謝。

目 录

广州起义一水手	黃 耕 管念祖記 (1)
广州起义之夜	黃 寿 竹 一記 (15)
战斗在石围塘	黃 寿 張肇光記 (21)
东路血战記	甘 来 肖 伶記 (28)
英雄女班长	范 仰 (34)
輕取造币厂	吳江冷 (38)
大北堵击战	吳江冷 (41)
秘密工厂	范 仰 (44)
一千支标枪	范 仰 (48)

广州起义一水手

黃 養 耕 管 念 祖 記

我从十多岁开始，便在船上当海員。1925年六月省港大罢工爆发以后，我和其他海員一起，成群結队地从香港回到广州。我还記得很清楚，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五日，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了一年四个月之久，至1926年十月才胜利地結束。但罢工委员会还依然存在，直到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罢工委员会才被迫解散。就在那时，我因和其他同志一起与反动的“改組委员会”进行斗争，被捕入獄，在当时維新路伪公安局那地方被关了五个月。

一踏上十二月，新監獄里显然出现一种不同的气氛。当时从虎門炮台解来了好些軍士，据說都是因有“嫌疑”而下獄的。他們的长官时常来探望，每来一次都带来了消息。我住的是第八号監房，伸手便可以和过道对面的房間交換条子。那些軍士知道我們是

“政治犯”，常常一拿到条子便递过来。每次，同志们念完消息，便兴奋地对我说：“黄代表，快啦！”于是，我便和先前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模范纠察队员们约好，随时准备行动。特别是每天饭后“放风”时，我们出到院子，就更加活跃了，常常纵声高唱“国际歌”。那些白狗也一改平日恶狠狠地叫嚷的态度，而换作恳求的口气：“小声点，小声点，别嘈着局长。”我们呢，高兴唱就唱，管他妈的鹅掌，鸭掌！

他们为什么叫我黄代表呢？那不是因为我当过海员代表大会代表而叫开的。我初进监牢时，看见里面脏得要命，到处是屎是尿；人挤得很，只能挨坐着过夜。后来，大多数人转解到南石头新监狱去了，这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把我拉到东较场去“啃沙”（枪斃），倒使我很觉意外。我寻思着：即使再有人进来，那还不都是自己人！在这样的地方，要是不被打死也准得闷死，所以我把监房打扫干净。后来的人知道我当过模范纠察队员，又在海员慰问团工作过，便推举我当“犯人”代表。哎，要不是我们有人出头，那么罢工委员会供给我们每人六元一个月的伙食费，也要给白狗们克扣得连饭都吃不饱呢！

十二月十日的晚上，大概是下半夜兩、三點鐘左右，在朦朧中突然聽到外邊響起了槍聲，接着，手榴彈聲也裏裏地傳來了。我馬上爬起來喊道：“同志們，戰鬥打響了！”大家立刻興奮地歡呼起來。一看，平時在過道里的白狗都跑光了，糟糕的是鐵門還給一把大鎖鎖着。听着外面“叭、叭”的槍聲，同志們沖鋒的喊殺聲，我們都急得要命，能拿起槍來趕上參加戰鬥該多痛快啊！

不久，隊伍沖進來了。為首的一位同志一進來就高喊：“同志們，大家自由啦！”馬上，全監房都響起了“共產黨萬歲！”“工人赤衛隊萬歲！”“勝利萬歲！”的歡呼口號聲。我也喊着，叫着，可是不知道是因為太高興了還是怎的，我覺得自己的聲音比不上大家喊得響亮，心一急，喉嚨沙啞了！

等到打開大鎖，敲開腳鐐走出來時，已經天大亮了；金燦燦的太陽把一切照得燦爛輝煌。本來，廣州的小陽春天氣就不算冷，現在呢，一切都是我們的，是蘇維埃的，你說，怎能不高興，不熱烈！我的心就象一爐火似的燒得旺極了。

我一出獄，同志們就告訴我：我的愛人繆少卿和

其他几个同志，在梧州三角嘴火药厂，被白狗逮捕，杀了。当时我并没觉得怎样，共产党员就是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了子孙万代能过好日月。

她是在1927年四、五月间，接受党的命令和我一起从香港回来的。当时我留在广州组织工友搞地下斗争，她被派上梧州开展工作。牺牲时她才二十二岁。她只读过六个月书，参加党后便在工人宣传队里工作，干得很出色。说起来好象有点迷信，我在监狱时曾经梦见过她一次；只见她穿着一套洁白的衣服，一条大黑辫还是亮油油的，衬起来更显得她秀丽苗条。你不知道，有时候想念一个人想得多了，便会做各种各样的梦的。

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考虑，甚至连眼泪也没掉过。有什么好哭呢？我们的政府才刚刚成立，正应该不顾一切地好好的捍卫她；听说北较场教导团在发枪枝，我想，这回模范纠察队员也该显显身手了，于是便放开大步，随着闹哄哄的人群，投奔北较场去。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在伪公安局领枪呢？这只怪我太“个人主义”。那天早上一出来，我摸摸头发胡须，觉得都长得太不象样了，便先理发去。当时有许多手

車（黃包車）工人領到槍枝，都去支援觀音山（越秀山）上我們的隊伍。聽說守在石井兵工廠里的白軍和反动機器工會，拉人馬打過來。我們還有些人去攻打漢民南路（永漢南路）和南堤幾處反动軍部。理髮回來時人家便對我說：要領槍，得趕快到北較場去。

一路上，眼見好幾處有佩着紅色號帶的同志看押着一些俘虜兵，我高興極了，這是勝利了呵！不知道因為太激動了，還是陽光太猛烈，我突然感到一陣昏眩，幾乎暈倒。在黑暗的監牢里蹲了五、六個月，以前在海上經過風浪的鍛煉，以後又在模範糾察隊受過訓練的身子，這一下都給折磨壞了。但我相信，經過風吹浪打鍛煉出來的體格，到底還是不同，只消吃劑涼茶便會好起來的。我買了一包“甘和茶”，便折回偽公安局去。走到門口，抬頭望見那條醒目的大橫額，我的病便好了一半。你道寫的什麼字？“工农紅軍總司令部”。你看，這個“家”多體面啊！是的，我只有這個革命的大家庭了。我跑到伙房泡了一大碗“甘和茶”。那碗茶還沒有喝完，那些先前曾殘酷地殺害過我們的同志的白狗——督察、偵緝，沒逃掉的都被押進來了。押送人犯的同志都沒有我那樣熟悉這所新監倉，我便到處指點。只有一點，就是給白狗們

上脚鐐我們是外行。我便說：“讓他們自己輪着上吧！”

因我熟悉這裡的情況，大家便讓我當看守。我們是不輕易殺人的，不象那些嗜血成性的白狗。可是，要是那些罪大惡極的壞蛋，我們是絕不姑息的。那些先前在偽公安局當雜役和伙伕的，指着一個白狗督察長對我說：“黃代表，這個人最該死，不但殺過許多革命同志，就是我們當差的，他也不把我們當人看。”接着，他們還一一列舉了某天某天殺了某某人都是他的主意等罪狀。越說，我的火越旺，忍不住“拍”的一拳揮過去，打得那狗督察象我們廣東人說的“餓狗搶屎”似的撲倒在地上。

這一天，我便忙着搞看押工作。有些人還是叫我黃代表。嘿，這個代表可不同以前那個代表了，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表來看押這些人民公敵，這是最光榮而又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兩天都沒有出門，外面的情況不太清楚，只是從回來的同志那兒知道一些消息：我們的蘇維埃政府解放了全個河北（廣州人習慣把珠江北岸叫作河北，南岸叫作河南），出安民告示啦，發施政大綱啦，西瓜園工人開慶祝起義勝利大會啦……呵！全城都熱鬧

起来了，到处紅旗招展。只是有些地方还有白軍負隅頑抗，有些地方象万福路、南堤等处給白軍放火烧了。我們有些人因为要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又得赶去救火。总之，熱鬧透了。但是河南还給“李灯简”（李福林）这土匪头的第五軍盤据着。

誰知，第二天晚上消息便紧张起来了。天一亮，观音山上传来了更响的枪炮声。有人說芳村那边有白軍打过来，大沙头、西濠口也发现有白狗；駐在沙面的帝国主义軍隊和白鵝潭上的敌舰也开炮打我們，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司令部在前一天就迁到伪财政厅去了，大队是上午集合向海陆丰轉移的。我走出門口只見十多个同志正在搬枪上門楼抵抗，我立刻参加了。我們爬上竹梯将一些“七九”、“六八”枪和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搬上去。有两个湖广籍的起义軍同志，守着两挺水龙机关枪在把守着門口。我們在楼上居高临下，枪口对准敌人。呵，一大队白軍冲来了，他們都纏着白色号帶的。我們配合下面两挺水龙机关枪，立刻扫了他一輪排头火。前边的敌人栽倒了，可他們就是恃人多，匪軍官又逼着匪兵再冲鋒，他們一来，我們又打！下面两个机枪手喊道：“工友們，为了革

命，坚持呀！”

是的，无论如何我們都要坚持住；仗是越打越激



我們居高临下，白匪一冲过来，我們就狠狠地打。

烈了。当时反动机器工会的流氓从四面楼上、瓦背（屋頂）配合白軍，朝我們开了火。我們是处在四面受敌的地位了。

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忽然把守大門口的机关枪，有一挺哑了，敌人的枪弹更疯狂地扑来。坚持在楼上作战的人，誰也不是正式指揮，大家合算着：外面断了联系，情况不明，目前又处在敌众我寡的劣势，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应该想办法撤退。正合算着，楼下唯一的一挺水龙机关枪也停下来了。

我一下楼，就给几个伙伙喊进厨房里。他們說：“黄代表，快脱下云紗衫，連白帆布鞋也换过吧，我們这些伙伙衣服你是合身的，快！”

他們都是先前在伪公安局当差，暴动后留下来的人，都是些被压迫的穷苦兄弟。当我换好装，有人塞给我一把菜刀，一些瓜菜，沒二話，我便埋头埋脑切起菜来。忽听門口有人喊道：“不許动！”我悄悄背过身去，只听得伙伙們齐声喊道：“不要錯手呀！我們都是公安局的伙伙，知道你們回来了，正在这儿做飯給你們吃。”

天呀！刚才煮的十多籮飯，原本是准备送给观音山上我們队伍吃的，现在反而給那些杀害我們的人享

用了，我心里憤恨得就象油澆火烧一样！

我算是保存下来了。伙伙們回头跟我商量：“黄代表，现在越来越多白狗回来了，里面恐怕有認得你的人，那便麻煩了，你还是想个办法逃出去吧。”

我也知道，在这儿待下去不是办法；但是，怎样出去呢？还是伙伙們想得周到。有个人給我一个买菜籮，又給了我十多个銅板，說：“你装作外出买菜的模样的，有人問你，你就說，局长回来了，要买菜才能开飯。”

我背起菜籮，也来不及向他們一一道謝，便朝大門走去。那些伙伙們善良的眼光，直到今天我的印象还是很深。

我那时生得老貌些，加上几个月的折磨，四十五岁人就象个岁数很大的老头儿了，又是穿着一身伙伙的衣服，所以經過大門，誰也沒有注意。

一出馬路就看见遍地尸骸，有男有女，記得还有个象苏联人。你知道，那时支持我們的只有苏联同志。那些尸体，許多还纏着条紅色号帶，他們都是共同并肩作过战的同志啊！那情景真是慘不忍睹，通街是血，腥味噏人欲呕。

我留恋地看着他們的遺骸，但是我又不能不想办

法赶快离开虎口。我走到清风桥菜市——即现在中山五路惠如茶楼对面，买了几个銅板菠菜。一想，身上沒有錢了，也沒有別的去處，何不到刘义嵩同志的岳母家去借几塊錢做旅費呢？刘同志是給敌人装在麻袋里淹死的。

刘同志的岳母家在第六甫錦华坊。第六甫即是现在的光复中路，錦华坊却座落在现在的龙津东，那时惠福路已經开成馬路了。我走到錦华坊口，徘徊了一陣，好一会打不定主意。进去吧，又怕給人認出来，連累刘同志的家人；不进去吧，但又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刘同志的爱人陈六背着那才十一个月大的小孩出門来了。原来她已看到我。我低声把一切經過說了一遍，問道：“你有錢嗎？”她說：“有。”并叫我等一会儿，她回家去拿錢。过了一会，她拿了五塊錢給我。这会儿，到香港去的旅費也有了。我将菜籮交給她，便自去找地方躲着过夜了。

躲到哪里去呢？反动派早下了戒严令，旅店、小艇全不接待外人了，而且还要挨家逐戶搜查，搜出可疑的人便就地枪决，情况是危急万分的。这时我記起先前从香港大罢工回来时住过的那座木楼，座落在瑞兴里內，后边有間只有三坑瓦寬的木廁所，平时不易

为人注意，我便立定主意到那儿躲去。

在路上我买了包“大农夫”牌生切烟，买了盒火柴和一些烟紙，天微黑我便蹲进去了。就这样，我一直蹲到天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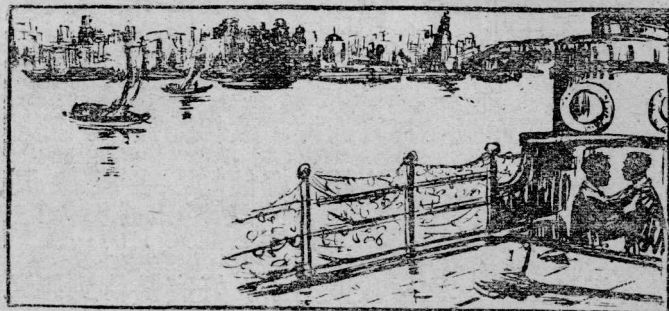
天一亮，我便从瑞兴里出来，想去看看有没有船只从香港开到广州来。經十八甫出大观桥，走到沙基，便碰到先前在模范糾察队第二支队的一个同志。他对我說，他在我們設在伪财厅里的司令部打防守，也是昨天逃出来的，已經两餐沒吃飯了。他說逃出来后，給敌人搜查了許多次。因为我們的人是佩着紅色号帶的，所以敌人搜查时，最注意的是頸項和衣領。身上有一条紅紗綫当然要杀，就是頸上有些紅印，也沒半个侥幸的！我看他頸上也沒有紅印，大概和我一样，在“家”里工作，沒佩号帶吧。我們也認為在一起走不是办法，我便給了他一些錢，两人便分手了。后来我到了香港，才听說他从广九鐵路走着时，給敌人認出来杀害了。

我走到沙面东桥口，又遇到一个同志，我也給了他一些錢，便又各自找出路去了。

一到西濠口，我乐开了。当时恰好西安輪从香港

开到，旅客带着惊讶的神色匆匆上岸。我朝船一看，心更宽了。在前甲板洗天遮杆的水手，不正是伍义吗？我认得他！他是大罢工时的老同志。我悄悄看看前后没有警察，船上也是静悄悄的，便一个窜步跳到伍义跟前来。

“老黄，是你！”伍义一看是我，立刻丢下抹



伍义一看是我，立刻把我拖到水手仓，……。

布，把我拖到水手仓，衣服和鞋都来不及脱，便把我推到他的床铺上，还拉了张大棉被把我盖得严严的。他悄声对我说：“老黄，千万不要乱动。听说等会儿白狗要来查船，现在正吵闹着；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带走。”我答应了，还听到他跟几个人商量。我想，既然他说想办法，那一定有办法的。我已一夜没睡了，正好利用这时候睡一觉。